



▲第二届漓江文学奖入围优秀作品。 记者韦莎妮娜 摄

## 在漓江上与余华的五分钟对谈： 文学如漫长又引人入胜的河滩



►著名作家余华在漓江游船上。

□本报记者韦莎妮娜 文/摄

刚下过雨，又进入了汛期，漓江一改婉约秀丽的模样，倒多了几分南方河流少有的豪爽气。两船相遇，掀起波浪，船身晃荡。余华向窗外望去，暂时停下了签名的笔。

在桂林往阳朔的四小时船程中，余华几乎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息：为两百本书签名，接受媒体采访，中途还有源源不断的粉丝上前表达爱意。所以停下来的时刻，也算是神游物外的一瞬。

“五月份漓江的江水很充沛。想不想跳进江里，一直游到江水变绿？”我问他。“那太窄了”，余华笑着说。

2019 年，导演贾樟柯决定拍摄一部关于作家成长的长片，声名在外的余华自然是被拍摄对象。在拍摄过程中，余华讲述了一个与河流、洋流有关的故事：因为好奇海水为什么是黄色而不是蓝色，余华萌生了要向大海的深处游去，“一直游到海水变蓝”的想法，这个大胆的想法差点让他丧命深海。

和波澜壮阔的海相比，漓江的确太过于秀气，甚至还没来得及游到“江水变绿”就能抵达对岸了。但绵延起伏、长达百里的桂林山水却是全球独一份的。“漓江之所以吸引人，是因为它有漫长的河滩，有一个引人入胜的过程”，余华说。

同样漫长而引人入胜的，还有文学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闯入文坛，到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，余华也走过了四十余年的创作长滩。从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《活着》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《兄弟》《第七天》再到《山谷微风》，余华收起了冷峻锋利、剖开人性的“手术刀”，跨越先锋派抵达现实主义，去书写普通人的苦难，去关注寻常又无常的人生。在新作《山谷微风》里，余华记录着口吃的往事，少年时的穿堂风、海滩上的雪茄、小玛德莱娜点心。经历了风暴的人，内心会慢慢变得柔软和松弛。

不可否认，对于作家而言，生命体验是他们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。口腔手术台前，20 出头的余华在拔了上万颗牙后终于弃医从文，完成了人生第一次突围。而牙医职业自带的精准、冷静、克制、理性，也成为了他早期文学创作的标志性风格。在中短篇小说《现实的一种》中，余华展现出了典型的属于医生的视角，他站在高处，仔细又冷静地观察着人间的病灶与人性中玄妙的幽暗。《古典爱情》《鲜血梅花》则传递出了一种强有力的、颠覆传统的暴力美学，字里行间都是荒诞又无力的宿命感。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，余华在先锋与现实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。广为人知的《活着》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让他从“文学的余华”变成了“大众的余华”。余华用作品表达自己的态度“活着不是进攻而是忍受”，也用漫长的创作生涯诠释了要“走进窄门”，即从挑战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出发，经过不断摸索与观察，再回到现实主义中来。这个过程，并非一步登顶、直接得道，而是颇似“庐山烟雨浙江潮，未至千般恨不消。到得还来别无事，庐山烟雨浙江潮”的领悟。

两度到访桂林担任漓江文学奖评委会主任，对于余华而言又是一次体验。桂林的美景让余华挪不开眼睛：“从漓江到桂林这一路上，你所经历的就是没有语言的生活。你只有‘眼睛的生活’‘看的生活’。”

而在谈到广西文学和文学新人时，余华说：“广西文学在中国文学里是一股生机勃勃的力量。广西的作家一个个也是生机勃勃……”“文学最好的时代就是新人辈出的时代。本届漓江文学奖设立了三个奖项，其中虚构类奖项获奖对象是未出版过的作品。寻找文学新人，我觉得这就是‘在路上’的含义。”

# 漓江边， 人与文学在此相遇



▲作家东西。

□本报记者韦莎妮娜 文/摄

游船在江水中穿行，作家东西在甲板上吹了很久的江风。尽管对桂林熟悉得就像掌心里的纹路，东西仍旧会被扑面而来的山水感动。“在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审美的时候，我就被大自然治愈过。所以我觉得好的山水对人是审美启蒙的，所以在桂林理应诞生好的文学作品。”

生于河池天峨，东西的文学创作之路始于1986年。当时还在天峨县中学当教师的東西还叫田代琳。因为始终无法忽视心里越烧越旺的文学火种，东西最终选择了听从内心，离开家乡，成为“作家东西”。

在东西看来，创作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，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想办法坚持下去。东西说，自己曾经在兴坪镇住过两个月，那时候他的中篇小说《没有语言的

## “创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桂林理应有好作品出现”

——访茅奖获得者、广西文联主席、广西作家协会主席、  
漓江文学奖评委会副主任田代琳（笔名东西）

生活》斩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，被导演搬上了荧幕，叫做《天上的恋人》，就在兴坪镇取景。因此他有足够长的时间来观察这里的一山一水，治愈心灵。“写剧本写不下去的时候，在江边走一下，心情马上就好起来。我觉得桂林漓江美不美我说了不算，你就是了。”

东西担任了两届漓江文学奖评委。他由衷地感受到这几年文学新秀辈出，未付梓的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宝藏。“本届漓江文学奖从参赛作品中发现那些还没有出版的优质的作品。他们获了奖，再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推广。把文学评价跟出版结合起来，我觉得对出版事业也是一个很好的支持。”东西说，希望漓江文学奖能持续性地办下去，以鼓励更多目前尚未成名但笔耕不辍的文学爱好者坚持写下去。

“当我们在淘米的时候，我们希望整个村庄炊烟四起。”



▲作家汤素兰。

□本报记者韦莎妮娜 文/摄

“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长不大的小孩，大家都需要童话故事。”从大学时期因好奇接触到儿童文学，汤素兰在这条“小众赛道”上笔耕不辍。

在电视和网络都不普及的年代，汤素兰很喜欢阅读。可以说，她的童年都是在书本的陪伴下度过的。在众多书目中，文学作品自然更受她喜爱，也奠定了她从事文学创作的基础。“小的时候，我是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文学叫儿童文学的。到了大三，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为大一新生开设了儿童文学这个课程，我去旁听，一听就喜欢上了。”

汤素兰说，自己是一个爱幻想的人，所以充满想象力的儿童文学特别给予自己慰藉。作为女性作家，她不仅反复阅读各类儿童文学作品，也创作了六十多部儿童文学作品。“女性细腻视角，对于儿童文学创作来说的确有加成。但最初儿童文学的作者多数是男性，比如安徒生、格林

## “桂林是寻梦的地方， 文学使人变得柔软”

——访贵州省文联主席、贵州省作家协会主席欧阳黔森

“美，真美”。在人民币二十元打卡处，欧阳黔森兴致勃勃地呼朋引伴拍了好一会照。

不仅是山水令欧阳黔森兴奋，无处不在的文学氛围也让他感到愉悦。在谈到与文学爱好者分享文学感悟时，欧阳黔森说：“我觉得文学能够温暖人心。无论人的生活境遇多么险恶，在文学的加持下，我们仍然能用一颗年轻的心、善良的心去向往生活。文学能够让人变得柔软，灵魂变得有温度。作家有温度了，才能用文学作品温暖他人。作家就是‘致良知’。”



▲“在路上·文学艺术共创展”上，共创艺术家分享自己的创作心得。

记者韦莎妮娜 摄

## “在路上·文学艺术共创展”在桂林美术馆开展

□本报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吴莘岚

5月21日下午，“在路上·文学艺术共创展”在桂林美术馆开展。这也意味着，第二届漓江文学节——这场属于文艺爱好者的盛会自此拉开帷幕。

“在路上”，是本届文学节的关键词之一。1957年，美国作家杰克·凯鲁亚克在打字机前连续二十个昼夜敲下了《在路上》一书，开创了“垮掉派”文学先河。当主角萨尔和迪安驾驶着破旧的汽车，疾驰在66号公路上，他们要追求的，不仅是“在路上”，更多的是“去追寻”与“去叩问”——追问更广阔的人生，叩问生存的意义，并且重塑个体与世界、个体与时代的联结。

正因为“在路上”背后的深层含义，本次展览希望鼓励更多的艺术家勇敢地向世界表达自我。“在路上·文学艺术共创展”策展人之一、广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刘宪标说：“‘在路上’文学艺术共创展承载着我们对文学与艺术关系的全新思考。我们试

图通过这场展览回答一个问题：当文学走出书本，当艺术突破画框，两者相遇时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？”

记者慕名而来。走进展厅，仿佛踏入了一个文艺作品百花齐放的空间。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李舫的摄影作品，既有宏大叙事的视角，又有关照众生的细腻情感；世界遗产影像专家周梅生带来的作品，将历史厚重感与文学意境定格于光影之间。悬空的书册、倾挂的长卷、一个个路标指示牌，一个个喷薄而出的创意，无不将寻找自我和艺术表达“在路上”的态度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参展艺术家还围绕“在路上”主题，畅聊了自己的创作灵感与心路历程。他们分享了如何从文学经典中汲取养分，将抽象的文学情感转化为具象的艺术语言；探讨文学与艺术在跨界融合中的创新路径，文学与艺术的跨界共生以及“在路上”的创作哲思和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平衡。

世界遗产影像专家周梅生此次携多幅作品参展。在分享环节，他以自己二十年的世界遗产拍摄经历为引子，生动地诠释了“在路上”的内涵。“‘在路

上’不仅是地理空间的移动，更是精神层面的探索。我的每一幅作品都记录着与不同文化相遇、碰撞的过程，这种持续的探索让我在创作中不断突破自我认知的边界。”周梅生说。

主办方介绍说，本次展览由漓江出版社联合广西摄影家协会、广西美术家协会、广西书法家协会主办，漓江书院承办，以“跨界融合”为主旨，展出了多幅摄影、绘画、书法及实验艺术作品，为市民献上家门口的文学与艺术盛宴。3月28日，“在路上·文学艺术共创展”开始对外征集艺术作品，短短38天里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件投稿作品，最终确认入选作品97件。展览最大看点在于各种有趣的艺术作品构成了“名家领航+新锐勃发”的创作生态：知名艺术家拿出了超水准的作品，令人直观地感受到了文学艺术的魅力；青年艺术家不拘泥于传统范式，或以数字艺术重构文学经典场景，或通过装置艺术传递对生命的哲思，充分展现了新生代创作者对文艺的多元理解。